

我愛鄉村

誰人不愛鄉村的好風光呢？

住在鄉村的人是有福的，這兒的土地多寬敞，高山青，澗水藍。城裡人活動的空間小，住在公寓式的屋子裏，一戶緊挨著一戶。走在路上，但見高樓連雲起，不是汽車尖銳的喇叭聲，就是人群的吵雜擾攘，視覺上的局限，也使得心胸慢慢狹窄了起來。歡迎你到鄉村來，這裡的天寬地濶，一定可以讓你的心豁然開朗。

鄉下人家喜歡在住處留有庭院，後院植有果樹，也養鵝鴨。夏天時候，樹底下有著一地的涼蔭，小朋友最喜歡了，他們在樹下玩兒，捉迷藏、跳房子……那樣的興高采烈，是童年生活裡溫馨的圖畫；等到果子成熟時，想法子攀摘下來分食、享用一番，即或未必甘甜可口，但是，自家種的水果吃起來總別有滋味。鄉民節儉，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，捨不得丟棄的殘羹剩飯，留下來餵一餵家禽正好。其實，如今家家衣食寬裕，街市上賣的雞鴨魚肉，也都物美價廉，人人吃得起，畜養家禽倒不是為了過年過節時的打牙祭，而是「深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」的惜物之情。至於前庭，常栽有各種花卉，雖不是名花異卉，珍奇之種，但由於主人的殷勤呵護，早晚按時澆水，拔草施肥，花兒也果真不負所望，竭力展開笑靨。

鄉村的空氣好。每天清晨，簷前啁啾的鳥聲會將我喚醒。斜後面養鴿的人家，早就在屋頂上揮舞著旗幟，耐心地一次又一次，訓練他的鴿群飛行。是這樣反覆地練習，鴿子才能在比賽中脫穎而出的吧？「咕，咕」的聲響，是鴿子們溫柔的低語。……

學校的校園裡，也早就熱熱鬧鬧了。有跳土風舞的，有打太極拳的，還有人打球、慢跑……樹底下，有學生在大聲地朗讀英語，或背誦文章的，這種景象那是戰亂不安，顛沛流離的時代所能見到的？有人鍛鍊身體，也有人努力求知，在在都顯示我們的社會充滿了蓬勃的朝氣，四十年來的安定，也造就了今日的富庶與繁榮。

鄉村多純樸可親的人。他們的心地善良坦白，即使說話也不善於修飾，他們不喜歡拐彎抹角，聲東擊西，自然也不愛把話給說得天花亂墜。他們是真誠的，有一天，當你需要他們的幫忙時，他們就挽起袖子來鼎力相助，把你當成自家人一樣，你的事也被視如自己的事一般熱心。

鄉村的風光好，而淳厚的人情，也一樣令你難忘。

秋の感懷

從小我就喜歡秋，上作文課，總希望老師出個「已涼天氣未寒時」之類的題目，學畫以後，更愛描寫秋景，畫些紅葉黃花、霜林晚照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我才真正嚐到秋的滋味、領悟了秋的精神、得到了秋的魂魄。

若說秋是一片蕭條，我的眼睛必定不會同意，但如果講秋是繁華的季節，我的心又不能苟同，秋就是那麼地矛盾，她酡了青楓、綻了黃花、醉了橡葉、白了蘆絮，便是池中的萍藻、牆頭的藤蔓，階角的苔蘚，也被她濃濃地浸透了，放眼望去，只見滿目如火如荼的紅，明艷鮮麗的黃，就是硃砂也無法描繪、石黃也難以表現。至於金風一來，更是滿目飛花，遍地灑金，置身其間，但覺裹入一匹光燦的錦緞，連天地也分不清了。

但相反地，秋又是那麼失意，她是落而不是生：是凋零而不是營造；是支出而沒有儲蓄，儘管她的倉廩豐富，但總是捐棄消耗，乃至一貧如洗的。所以看到她的艷麗，你就愈會傷她年華的老去，見到她的繽紛，你便愈發擔心她的早衰。我過去常對著那遍地的霜葉感慨：你們好不容易地春發、夏榮，再粧扮得如此醉人，為什麼卻跟著告別枝頭，將自己深藏到地下了呢？

這些問題我想了許多年，直到今天才突然領悟：

秋，她是繁華的蕭條，也是蕭條的繁華；她是得意的失意者，也是失意的得意人。她是悟者、是智者、是隱者，是歸輞川的王維、去彭澤的淵明。她的繁華是蟬鳴之於深林、鐘聲之於空谷；她是大靜之音、大寂之喧、大素之艷、大拙之巧。至於她的蕭索，則是以虛為盈，以雌伏待雄飛、以再反省做再創造，她卸下舞衣、洗盡鉛華，一無所有地，舉起空空的臂膀，仰首穹蒼，接受冬的歷練，並盼望另一個絢爛的春天。

窗外的紅葉開始飄舞，我卻彷彿已經見到簌簌的雪花與點點的新綠；牆外的老人扶杖佝僂地走過，我卻彷彿看到青青的墳塚與奔笑的兒童。秋去秋回，人去人回，但是今年之秋是否為去歲之秋；今年庭燕，恐非去歲庭燕；今年之人，是否明年仍在？這一切此刻已經不再成為我思考的問題，因為我知道：繁華必當蕭索，凋落只為增添，即使有一日，我已非我，你已非你，他們終必到來。

雨中行

王鼎鈞

從東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，從西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，從南面北面的街上都可以望見小樓。

四條街圍成四邊形，樓在中央，她住在樓上，為此，我在四條街的街心鋪滿了腳印。

遠遠望著小樓，望著滿滿一樓窗燈光，我走一圈又一圈，走一圈又一圈，走過無數無數。

每當樓上漲滿燈光時，我覺得，我是在茫茫海上朝燈塔行駛的一艘船。

我是跪在教堂裡，朝著燭光，默默祈禱的信徒，燭光沾得我滿眼滿眼，滿腔滿腔，滿頭滿頭。那麼遠，那麼微弱的光，卻能夠照亮我的生命，使我望見天國。

這天天氣不好，忽然下雨。可是，我不知道業已下雨。我忽然發覺祇是全身已溼，已經溼透。我手押還拿著傘呢？可是，我已忘記那是一把傘。

我拄著傘柄，在雨中漫步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。

每當我仰首望樓時，雨水沿著我瘦長的頸子直瀉而人，蛇一般穿進，沿胸滑下。

我忽然興奮極了，我覺得，此刻真正像是一艘風雨中的歸舟，破浪之聲，驚天動地。

等我低下頭來，望見躁急的雨點敲打在水泥地上迸出來的水渦，渾圓，中心稍隆起，形狀像一個斗笠。十幾萬個這樣可愛的小東西密密麻麻排了個滿街滿地，像花紋奇異的大地毯。這是為我鋪設的豪華地毯，為我來見她而鋪在地上，鋪滿每一平方尺。

我站在這奇異的地毯上，仰首向天、雙目緊閉，雨點像耳光一樣劈面而來，有一種快樂的痛楚。

如果這是酒就好了，我想。如果有這麼多的酒，這麼多的烈酒，劈頭劈臉澆下來，鑽進內衣，衝擊每一個毛孔，使我成為一個水柱，不，酒柱，使我從毛孔中飲醉，那就更接近戀愛的滋味了。